

EP4 - Danny Kong_François

François：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我們的節目不為人知的香港故事，來自邊緣的多媒體敘事，在我們的節目裡面，你會聽到生活在香港，不同的人的故事，從本地華裔人士到非華裔的本地人，以及被邊緣化的成員，我們很希望透過分享他們的故事，可以一起思考我們的生活方式，創造一個更加包容和多元化的社會。我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的 François Mouillot，今天我們播客的嘉賓是 Danny Kong，是位音樂人和遊戲從業人員，今天他會分享他的故事。

Danny：你好，我叫 Danny，全名 Danny Kong。我是一個藝術家，我的藝名叫 Sai Kong。這名一半是來自於我中文的姓，一半來自我的非洲名字。這個名字也解釋了我的背景，我是混血，混蠻多地方的，我一半是非洲人，我在利比里亞出生，我媽是塞拉利昂混多哥共和國，我有一半華人血統。

François：嗯。

Danny：混的還蠻多的，我也有阿拉伯血統，但現在先不說，對於文化身份多元的我，到底是誰呢？我就是個充滿的熱情的人，想用盡全力傳遞正能量予世界，除了製作音樂、打碟，這就是我每天都會做的事情，我也有在遊戲界工作，我們就是做遊戲的，我的公司叫 Apron，除了遊戲，我們也會設計網頁等等，這就是我的基本背景。

François：你是在香港出生嗎？你剛剛提到媽媽是來自塞拉利昂，我有聽錯嗎？

Danny：對的，是混血兒。

François：明白。

Danny：我媽媽也是混血兒，也混了利比里亞和黎巴嫩的。

François：明白明白。

Danny：但是我在塞拉利昂出生。

François：嗯。

Danny：因為 90 年代的內戰，所以我們一家搬到了多哥共和國，我在多哥共和國長大，有自己的生活，然後來到香港。

François：你什麼時候從多哥來到香港？

Danny：2010 年吧，我 2010 年來到香港，那時候我才 14 歲。

François：讓我問你一個重要的問題吧。

Danny：任何都行。

François：你對香港有什麼感覺呢？香港是你的家嗎？

Danny：我常被問這個問題，我也覺得這問題蠻有趣的，我剛剛來到香港的時候，要了解這個城市，還要適應這個跟城市，所有都跟多哥完全不一樣的！真的沒有辦法把非洲跟亞洲相比，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東西，兩個不同的地區，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，所有東西就是那麼的不一樣，我記得我剛剛來到香港上學，看到學校，學校也是那麼的不一樣，在香港讀書，所有的東西都是那麼不同，非常新鮮，在多哥，學校只有人，所有的感受都很不一樣。但這麼多年慢慢了解了這個城市，也愛上這城市，所以今天我視香港為我的家。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找到香港撫慰人心的部分，當你找到份慰藉，你也就離不開了，這就是香港的吸引力吧，把你深深的吸引，然後視此地為家，所以對我來說香港是家啊，當然也不是只因為我有一半華人血統，是因為我住在這，我經歷過，我在這走過不同的路，留下過痕跡，長大就越來越明白這就是家了，如果世界發生什麼事的話，我還是想要留在香港。

François：嗯，你剛剛提到一個有趣的詞喔，就是慰藉，慰藉是一個怎麼樣的東西呢？

Danny：就是讓你有回家的感覺吧，我不太了解別人對於回家是有什麼感受，但對我來說，家是為我帶來平靜的地方，家是有認識的人，有愛的人，有可以建立關係的人，這對我來說就是家了。這也是香港對我的意義，可以平靜，但又有點瘋狂，每天都很多事發生，讓人蠻緊張的，停不下來的城市，就算在香港發生的種種讓人覺得前路朦朧不清，但你會找到那束光，就是希望吧，讓你覺得這是家，我的家，也是我的國家。

François：除了香港，我也有興趣知道你和出生地塞拉里昂，和小時候生活過的多哥共和國，是有著怎樣的連繫？這兩個地方也是你的家嗎？

Danny：家是不只是一個地方，家是心歸處，也同時是思想的歸處吧，對我來說，兩地都是家，我從來沒很認真地去問自己這是不是我的家，在這兩個地方，都能找到慰藉，當然，各地都有很明顯的區別，各有特色，回到非洲，過的就是完全不一樣的生活。所以哪裡有慰藉，哪裡就是家。當然家還有家人，朋友，和對生活的熱愛吧，以上造就了現在的我，我的成長文化，家人「愛的教育」、這些點滴造就了我，這是我的家，也就是我的童年，之後，來到香港過新的生活，也有一個新的我，但這個版本有點不同，也是我存在的地方，我也曾經有跟別人議論過到底什麼是家，但我覺得家不僅僅是一個地方而已。

François：我覺得你現在描述的家，對家的內心感受吧，就是來說，家就是你有權利在那逗留的地方，比如說，我是法國人，但我在香港也覺得是家，所以如此同時，我也懂在不同的地方有家的感覺，因為我在那邊有所經歷，另一邊廂，是有居留權的地方，我自己個人來說，就算我永遠都不會回到法國，那邊我還是可以居住，就是我可以回到去的地方。

Danny：這也是家。

François：這是對一個地方連接吧。

Danny：對呀，也是事實吧。

François：是的。

Danny：稱這個地方為家，每個人對家的概念都是從心出發，家是心歸處，兩地都是我家，再這兩個地方我不能只選一個，因為各有獨特一面，沒有辦法把香港的生活跟非洲的生活比，完全兩回事，非常不同。

François：是的，是的。

Danny：不同的是，生活中是什麼會讓我們接受命運；還有愛吧！

François：所以家是愛？

Danny：是的，家就是你可以得到愛的地方，如果在家沒有愛，你不會稱這個為家吧？

François：很有道理。

Danny：愛是家庭愛是一切。

François：謝謝分享！可以分享一下有沒有重大事件讓你變成現在的你？

Danny：事件談不上吧，我會說整個旅程吧，就是旅程改變了現在的我，也是我所相信的，所以對我來說，整個過程就是經歷，例如我的音樂路，所有的經歷我得到的不斷嘗試找演出機會，找不同的演出，我的音樂組合 707 擁有不同的文化的組合，每個人都來自不同的國家菲律賓，哥倫比亞，坦桑尼亞，還有印度，一個非常獨特的組合！我們十年前組成，因為大家都熱愛音樂，喜歡說唱，所以我們就一起說唱啦，之後開始一起演出。能跟不同文化的人，擁抱和學習他們的文化、讓我變得更開明、更自在、更開放，因為明白世界有不同的人，所以其中一件事特別塑造現今的我，就是有這一群朋友，他們是的重要一環，我在香港認識的人大部分都來自不同文化、不同國家、正如你一樣，在餐廳遇上你，繼而有機會聊天，然後幾年之後又再見，這些都是我們要經歷的，所以其中一件事，我會說的事身邊的人，第二件事就是我的步伐，我走的每一步都希望可以得到別人的教育，這就是我學習的方法，透過觀察身邊當下時刻，從別人的錯誤中學習，觀察身邊發生的種種，譬如，人可以傷害你、可以背後插刀，也可以陪你，是你的同路人。第三件事，我就會說是智者了，我算年輕，但我喜歡與老人相處，聆聽他們講講自己的過去，與他們聊天讓我清楚知道我生命需要如何過，究竟十年後，我想看到的自己是一個如何的自己？講講人生不同的部分，譬如，婚姻，慢慢有不同看待世事的方式。

François：談及婚姻這個部分，我也有點共鳴，我亦要花一段時間才步入婚姻。

Danny：老人家正是最適合的人選學習智慧，所以我會說第三件重要的事就是智者，一定要聽老人言呀！

François：所以對你來說，誰是這些重要的人和智者，哪裡是重要的地方呢？

Danny：很多，在香港的話，首先我會說是我的朋友，你選擇你的朋友，你選擇跟什麼人相處，你的周圍塑造了你，所以我相信第一步應該是朋友，他們塑造了我，譬如，感染他們正能量，和他們每天一起相處，第二就是教導我的人，譬如，大學教授、教師。他們可能覺得沒有教曉我什麼，但是他們教了我很多，尤其是人生，所以我會說，他們或許教曉我知識，但這不是我覺得最重要的，成長中態度和個人的涵養，言行舉止，你可以透過觀察，學懂很多，第三就是沉默的人，尤其那些你不太會主動跟他們聊天的，你主要都是觀察過他，你有沒有一個叔叔或者年紀大一點的朋友會坐下來和你談談，然後聊聊人生過往，就算你只是在哪兒聆聽和觀察，單單這種陪伴，你都會學得很多。

François：就是你會觀察的人，對嗎？

Danny：對，觀察很重要，人就是被周遭所塑造，如果你在叢林成長，你就會是泰山。

François：對，所以就是環境吧。

Danny：環境真的很重要，我會說是非洲多哥的環境及香港的環境真正塑造了我，如果沒有這些環境，就沒有現在的我了。我有一天跟朋友說，如果我在多哥成長，我就會成為一個完全不同的人，如果我香港出世，完全在香港長大的話，我亦都會成為完全不一樣的人，我見過很多跟我一樣是中非混血兒，見證他們的成長，有個混血兒，他完全在非洲長大，我認識另一位混血兒，他就完全在香港長大，看他們兩個是兩個完全不同個體的個體，所以你就會明白週遭環境及成長塑造了他們。

François：那你有沒有哪些部分是可以與多哥或者香港有直接聯繫的呢？

Danny：那是肯定有的，譬如在香港，我真希望我能說廣東話，而多哥的部分就是我對事物的熱愛吧，比如浪漫、同時有點躁動，我猜這就是我在那邊所吸收的部分，但在香港就說我學習了如何保持冷靜應對事情，和用不同的心理狀態去思考。

François：就好像一個硬幣的不同兩面，你有你來自多哥的歌的熱情，也有來自香港的冷靜。

Danny：我覺得應該跟我來香港的年紀有關係吧，我來香港的時候，大概十五、十六歲，還是青少年，那個年紀的青少年都是以玩樂為主。

François：對。

Danny：就是這樣。

François：明白，我想再回到音樂這個話題，因為你剛剛提到我們是如何開始交流的，所以究竟音樂如何進入你的生命呢？

Danny：我的人生一直都有音樂，已經想不起當時我多大，但我自小就熱愛音樂，從小就喜歡唱歌，閒時在天台高歌。剛來到香港時，我對於建立音樂事業是非常認真，高中認識了幾位朋友，組織了樂隊，然後從那時開始學習不同的樂器，接觸搖滾及不同種類的音樂，所以音樂對我來講就是我的生命，因為音樂是如此的

開明、包容也都非常多元，讓我覺得我的人生就是這樣，我的人生是如此多元，所以在音樂路上，我可以與不同的人創作不同類型音樂，比如爵士、詩歌音樂，等等。

François：在香港嗎？

Danny：對，到香港之後我開始創作嘻哈，亦都開始打碟，參與不同的演出，這就是我在音樂所有的經歷，大概的總結吧。

François：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，對音樂的熱情及渴望創作音樂的夢想一直都在，來到香港後，開始夢想變得更加明確，尤其是你開始遇到不同的人後--

Danny：對，遇上不同的人後，以前在家鄉我還是十幾歲的小孩，所以音樂是樂子，來到香港後，我仍以音樂為樂，讀高中時，我和朋友一起玩音樂，當時還年輕，每個玩音樂的小孩都有在大舞台表演的夢想，年少無知，但我覺得這夢想和熱情讓我繼續有動力面對每一天，在香港這麼多年的日子，都是音樂的陪伴，為何我會這樣說呢？因為香港是一個非常繁忙的城市，忙到讓人的夢想遠離，我認為如果可以保持熱情，自律地向你所愛的事物進發，相信每個人的夢想都可以達成。

François：你會說你是在香港追求音樂夢嗎，或者你會想嗎？

Danny：可以這樣說吧，都好一段時間了，我一直都在創作音樂，但我不僅僅只專注香港的部分，因為我沒有創作華語音樂，就像在法國你不會創作英文音樂吧，不是市場的需求呀，因為我只能說英文，所以我會專注在學我擅長的部分，例如，我擅長主持，所以我亦都會繼續發展這個部份，我相信每一個浪潮都有新的方式。

François：對於語言這個部分我也有感受，尤其不懂說廣東話的人，在香港生活，就會變得很有限制。

Danny：對，限制多得多了。

François：是有些部分你根本就無法參與，你覺得在香港有沒有空間給你發展非廣東話音樂呢？

Danny：在香港不太可能吧，我創作音樂已一段時間，我有在香港演出，都有作大型的演出，但最終發現用英文創作說唱好似不太適合，可能觀眾會因為我的能量，或者我的訊息而喜歡我，但我音樂的靈魂沒有辦法長存，就是因為不能引起他們的共鳴，音樂就是要為產生共鳴，我有很多來自法國的朋友，他們告訴我如果我去法國我就要說法文，不能用英文，我理解的，並非因為他們不喜歡，而是他們的主要語言，主要語言才可讓大眾容易產生共鳴的，你不會去菲律賓發行法文歌吧？行不了的。

François：所以語言就是你做每一件事的連接。

Danny：語言將我們聯繫一起，有同樣語言才可溝通，語言亦可以讓我們理解對方，深入了解，但還是需要用語言去開始，所以我相信第一樣最重要將人類連繫起的就是語言。

François：你剛剛提到因為你不懂廣東話，所以對你在香港的音樂事業有所影響，那不懂廣東話還有影響生活的其他部分嗎？

Danny：說不上影響吧！

François：明白。

Danny：不能說語言影響了我，因為我在香港依然都有演出機會，就算我不懂廣東話，我還是有辦法令全場氣氛高漲的，我感謝上帝給予我這能力和能量，音樂之所以美麗就是其中能量帶來的影響，比語言更有威力，在香港做音樂，我經常有機會接觸到不懂英語的音樂人，而我們都喜歡說唱，都可以一起花上幾小時交流，他們不懂，但我懂。

François：你覺得你能跟他們有共鳴，與他們有聯繫。

Danny：聽上去不太合理，對嗎？我們試過有 cypher 交流的時候，有不同語言的說唱歌手，有印地語，他加祿語，尼泊爾語等等，大家都在說唱著自己的文化，非常震撼，大家無辦法在言語上理解大家，而是有著心靈上的理解，就是透過音樂將能量傳遞，所以我能夠理解你所說的痛苦，我懂，這就是音樂之美，音樂亦都幫助了我在香港的生活，所以我不能說沒有影響，音樂擁有的能量和影響依然存在。

François：我可以感受到這很重要，你不懂廣東話，如果我說音樂是你在香港找到歸屬感的其中一個方法，對嗎？這樣說應該不誇張吧？

Danny：可以說是真的，我們常常說音樂是世界語言，所以就算你不懂我的語言和文字，只要我們都懂得欣賞同一樂曲，一起舞動，那麼我們就已經連結起來了，就是最美的部分，所有事情都有好壞兩面。

François：對。

Danny：對、對

François：很好的描述，那麼遊戲在你生命是怎樣一部分？

Danny：遊戲是我的工作，也是愛好，因為我喜歡玩遊戲電腦遊戲，你喜歡遊戲嗎？

François：我最近都回歸遊戲了，買了剛出的薩爾達傳說，玩到不眠不休！

Danny：打遊戲就是這樣的了，你喜歡薩爾達的故事嗎？

François：當然，那是個側線故事，但是我小時候非常投入，慢慢就開始沒再玩了，但是最近新出的遊戲看起來非常有趣、又吸引，所以我決定回歸遊戲！

Danny：現在也很不一樣了，遊戲猶如我人生的一部分，相信大家都會玩遊戲的，但我非常投入遊戲不同的遊戲創作、故事創作、事件等等。我亦喜歡了解開發人員如何開發遊戲、開發不同的物件、角色等等。而了

解這些開發都讓我享受其中，所以就有點像音樂，有娛樂性又有創意，非常讓人享受，或者也是一種世界語言吧；玩俄羅斯方塊，不需要你懂，你只要玩享受就行！

François：容我加一句，還可以養家呢。

Danny：對的。

François：賺得比音樂多吧。

Danny：真的！香港永遠會將你帶回現實，讓你看清現實，因為水電煤，租金都非常貴。

François：是呀！

Danny：香港百物騰貴，我們還是要吃的吧，所以我明白到，在香港，如果我想我的音樂夢繼續存在的話，我要非常努力工作，同時我想看看，能不能找到一份工作是可以平衡我生命的其他部分呢？不如找份自己都享受的工作吧，我在香港做過的每一份工作，我都有辦法享受其中，即使工作並不是我喜歡的，但我得到經驗，那些未必是我喜歡的工作，但我總找到方法去喜歡上工作，當你喜歡，你就會做到最好，努力盡力，不要把工作只是當作工作，觀察思考一下你可以在這工作獲益什麼？又可以學到什麼呢？譬如，餐廳我都有辦法享受，就是可以與不同的人連繫起來，作為一個音樂人，本質就是要將人用音樂連繫起來，與人群一起，在音樂節奏下調酒，搖擺，這就是我享受的，我曾經亦做過運輸，但我不太喜歡，因為我不喜歡搬東西，但當聽著音樂搬貨的時候，你就會覺得你有節奏地做事，同時享受音樂，因為有音樂的緣故，所以我之前還是會回到搬運工作，其實歸根究底都是你的角度、看法，你想怎麼樣看待事情，但我也明白，正如我有一個朋友曾經講過，香港是夢想的墓園。

François：夢想的墓園。

Danny：墓園是最悲傷的地方，很多人離開世界前，都未實現過夢想，說不定你可以是最偉大的作家、鋼琴家、藝術家、最好的訪者，你永遠不知道你可達到什麼樣的境界，但我有非常清晰的目標，就是永遠不會讓我的熱情枯竭。

François：對，真的...

Danny：是。

François：真的不容易。

Danny：當然不容易，尤其我是來自不同文化，所以很多人都會質疑，我為何我還要繼續我的音樂事業？而我會回應，單單是因為我熱愛，我一直也有做音樂，只想做音樂，所以為何要停呢？如何繼續音樂事業的同時亦保持現實呢？就是學會享受我的現實，不要讓工作磨滅、消沉我的意志，我不會將工作作為只是為賺錢手段，如果這樣想，你就享受不了，倒不如不工作罷了，如果你的工作是不能讓你成長學習，做也沒有太多的意義，回家睡覺不好嗎？哈哈。

François：所以你覺得香港是夢想的墓園，是因為學習的困難嗎？

Danny：不是的，香港是夢想的墓園，因為很多人一生可以有機會，變成他們想要的樣子，但沒有把握機會，我認識有些朋友，很想成為作家，佢們都想出書，但是因為他們的工作不斷將他們吞噬，他們身心被工作狂捆綁，我有律師朋友因為非常專注他的工作，因為有家庭，需要有責任感，慢慢地他對寫作、彈結他的熱情就乾枯了，年紀越大他就覺得自己越無力，這亦是我覺得香港摧毀夢想的原因，所以我會說不要讓你的夢想枯竭，因為會令你越來越無力，如果你不太清楚如何保持動力的話，繼續下去只會迷失自己，生活的壓力真消耗人啊。

François：香港是讓人迷失的城市吧？

Danny：也可以這樣說吧，試想想每天都有這麼多事情發生，在非洲多哥文化不同的，沒有那麼多事情發生，大家都會在講夢、談熱誠，在多哥，大家都喜歡踢足球，大人小朋友都玩，香港就不是了。

François：你剛剛在我們對話之中提到創造力，亦是對音樂及遊戲的连接，你剛剛亦說到，遊戲像同音樂一樣都是創造力、創意，那對你來說創造力或者創意又是什麼呢？

Danny：創意就是人生。你的生命也是由創意創作出來。不要讓你的創意流逝，我覺得創意是人生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部分，人生的不同部分你都可能需要用到創意或創造力，當然是以不同的模式啦。創意應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每一天你都會需要有不同創新的意念，發展思考新事物，這就是創造力。創意也是生命的另一種形態。

François：有道理。如果想以創作糊口的話，是不是很難呀？我明白你剛剛提及的，因為現實很多人無法維持生活，而放棄自己的夢想。

Danny：難的不是生活，難的是選擇，創造力是可以長存。

François：所以跟地方無關？

Danny：是的，確實現實會迫你作出抉擇，但每個人都有選擇，所以難的是我們做的選擇，你可以做一份完全不需要創意、創造力的工作，如果我想加入我的創造力或者未必可行，但你會可以找到其他方法，將事情達到目標，不是嗎？不要限制你的思想，尤其你要作出重要抉擇的時候，切勿限制自己的思想。

François：都是保持正念？

Danny：對就是保持正念，你早前問我人生有什麼重要事情幫助了，而我的回答是我的週遭、我的環境，而事實就是如此，見證身邊朋友的經歷，明白到我需要在每件事上都保持正念，事情就會變得不一樣，當然要多接觸正能量啦。

François：嗯嗯。說得好，你有現在正在追求的目標或希望嗎？

Danny：希望將自己變得更好。幾個月前，我回顧了中學撰寫的文章，可能有15年了，文章寫到當時的目標，然後再次回顧閱讀，就是若干年後的同一日，然後發現根本就沒有成為文章描述的人，哈哈。精彩的是，回顧我的經歷、思想、思維，我也再次問自己我會否在未來幾年成為文章裏的人呢？生命輪流轉，你不知道你生命會有什麼發展，後來明白我可以設立的目標就是將自己變得更好，我今天努力提升自己就會影響我明天的結果。當然作為音樂人，我也有很多音樂方面的目標，有目標也會有失望，所以我最大的目標就是希望每人都可以做變成最好的自己，重點是不要有太多不現實的目標，同時達到目標的過程，就是要了解自己之路，了解自己，了解自己所需，了解自己所渴望的地方，自信地繼續走下去。我認識很多人有很多目標，但對自己卻一無所知，但我亦都認識朋友對自己了解得非常清楚，但沒有太多的目標，所以最後你需要的就是平衡，了解自己，為自己找到平衡，知道想要的，然後目標就會可以達到，當你有目標你就會去進行的動力。

François：有行動就會有願景？

Danny：有願景就會有行動，只有行動的話，願景很容易消失不見。

François：我相信你一定不會失去你的目標，無論你身在何處，這些願景都會是你追求了解自己的其中一個方法。

Danny：對，在香港要有創造力才能談願景吧？而我們需要思考的，就是我怎麼實現這些願景，現階段就正是追求目標的階段，當然要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，才能達到目標，很多人對我說，在香港，我的外貌會是一個阻礙，但去到其他國家也有其他的障礙，每個人都會遇到不同的困難，而且我們有不同文化、成長環境，不一樣童年，也所以大家各有不同，要在香港生活就是要改變對事情的看法，我也遇過非常無禮的本地人，他們可能是好奇，可能是無禮，但只能改變我對他們的想法，這亦是幫助我在香港繼續前進的一個方式。文化上，我有所不同，我的成長亦不一樣，我身邊的人亦不盡相同，所以需要成為識時務者。香港美麗的一點就是有很多的本地人，同時也有很多來自世界不同部分的人，我覺得香港可能是唯一一個地方，可以遇到法國人、遇見來自不同國家的人。在多哥，想像不了城市可以像香港這樣，很容易就認識到來自不同國家的人，這就是香港之美，與不認識的人與不同的人連接，如果你身邊只是有本地人，我相信你的行為及模式一定會有所改變，但依然可以連繫起來，背景是什麼，對我來說其實不太重要。香港這城市有太多美好的事物了，因為來自不同地方、不同文化的人在香港生活，我覺得香港這些機會真的把我寵壞了，我相信也寵壞很多人。

François：真的，你這個結尾非常好，緊扣主題，呼應開首及貫穿結尾，再帶到現在，非常之有道理。

Danny：是的，你就是你，你就是你週遭的環境所塑造，如果你問任何人香港對你有沒有影響，我相信沒有人能說沒有，香港不影響你是不太可能的，所以我常說如果在香港就要小心行事處事就會好，當然這個叮囑有適用於全世界，無論你是什麼人種、白人或是本地人，如果去到非洲的話，我亦都會給你同樣的意見叮

囑，這就是我的小小意見，因為我對文化的開明及對任何事的開放態度，我學習了很多，也會思考我這麼多元的文化背景該怎樣融入香港呢？